

以奇制胜的广阳伏击战

■薛闰兴

1937年11月初,为阻滞日军西进,八路军第115师与第129师在山西广阳地区接连两次设伏,取得歼灭日军1200余人的辉煌战果。此战是平型关大捷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

袭扰阻滞,隐蔽布势。1937年10月下旬,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太原,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率第343旅紧急驰援娘子关,以配合第129师在正太铁路以南侧击西犯之日军。26日,当第115师赶到平时,娘子关已于当日失守。西进日军左翼第20师团为抢占夺取太原的头功,急令其第40旅团迅速沿平定、昔阳向榆次、太原进攻。为继续阻击和迟滞日军,第343旅于30日进至昔阳以西沾尚镇地区,待机打击西犯之日军第40旅团。经現地勘察和集中研究,第115师决定第343旅在广阳地区伏击日军。

广阳地处沾尚镇至松塔镇之间,是一个不到200户人家的小村镇。从沾尚经松塔至榆林的公路从村边经过,是日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但该道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加之山洪暴发、沙石冲击,公路似路非路,似河非河,极其不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此外,村子四周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又有疏落的树木可供利用,是我军进行伏击作战较为理想的战场。

11月2日,日军第40旅团先头部队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第343旅第686团2营采取节节抗击、积极迟滞、袭扰疲惫等战术手段,顽强阻击进犯之日军,击退敌人多次反扑,迫使其前进缓慢,一天仅行军7公里。第686团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掩护旅主力展开伏击部署。3日夜,第343旅主力利用夜暗掩护迅速占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有利地形。其中,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686团抢占广阳以南瑶村、前小寨以北高地,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以协同第686团将敌围困至广阳以东狭长山沟加以伏击,其余部队依托有利地形阻击增援之敌。同时,第343旅沿沾尚至松塔公路派出侦察力量,以获取日军的最新进展。

持重待机,去头打尾。4日晨,日军第20师团骑兵、步兵、炮兵等精锐力量



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在广阳伏击阵地上。资料照片

相继通过我军在广阳预设伏击阵地。为力求一击制敌的全胜把握,在师部“注意隐蔽”命令指示下,伏击部队引而不发,以待最佳出击时机。4日15时许,伏击部队在获知日军先头联队已至松塔镇、辎重部队进入广阳伏击阵地、后卫已全部离开沾尚的情况后,第343旅指挥员果断下令对敌发起攻击。随着信号枪响,各伏击部队以突然、猛烈的多路出击扑向日军,迅速将日军队形割裂成两段。一时之间,喊杀声、枪声、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伏击部队以居高临下、势不可挡的勇猛冲击杀人敌阵,以班排为单位逐段逐片分割、围歼被伏日军,甚至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近身白刃格斗。

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在得知其辎重部队遭受的消息后,十分恼火,但鉴于天色将暗、西进心切,未派兵回援。战至夜幕降临,枪声和冲杀声逐渐稀疏,广阳伏击区内的日军基本被歼灭。伏击部队尾追逃窜日军进入广阳镇,对零星抢占房屋负隅顽抗的个别日军展开清剿作战。第343旅参谋长陈士渠采取兵力围困、日语喊话的方

法,亲手抓住了八路军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名日军俘虏。经半天激战,我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俘获日军3名,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骡马700余匹及大批军需物资。随后,陈士渠通过“笔谈”的方式与日军俘虏交流,获知日军第20师团中日本人仅占三分之一,是一支杂牌军。于是,决定抓住“当日日军兵员成分多样、战斗力不强”这一难得机会,继续追击和围歼日军第20师团,以扩大战果。5日,第343旅采取尾敌跟进的方式,袭击日军第20师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川岸文三郎急令其前锋第40旅团紧急回援。战至5日晚,面对第40旅团的强力支援,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转入山区。

出敌不意,再次设伏。当紧急奉命协同作战的第129师第386旅、第385旅赶到广阳地区时,第115师第343旅已撤离战场。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和第386旅旅长陈赓经过认真细致商议后,决定抓住日军回援广阳、接应西进之敌的有利时机,再次在广阳以东地区开设伏击阵地,以待日军进入圈套,进而截击由沾尚西进之敌、阻击由松塔

回援之敌。第343旅连接的伏击、追击和袭击,致使日军难以全力西犯。川岸文三郎决定回师东返,遂命令已进至松塔的2个联队杀回广阳以图报复,并接应西进部队。但出敌不意的是,第129师已为其重新设计了伏击圈,张开了“口袋”:第386旅在第343旅的配合下,利用广阳以东户封村附近有利地形构筑了伏击阵地,第385旅第769团分别在沾尚后山、大寒口预先埋伏,以牵制日军。

7日17时许,由沾尚镇西进之日军先头部队进至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预设伏击圈时,第129师集中3个团的兵力发起迅猛攻击。八路军在短时间内且在同一地区设伏,大大出乎日军意料。面对八路军突然猛烈的火力突击,日军仓皇应战,随后依托村庄实施顽抗。我伏击部队英勇冲杀,多路冲入敌阵实施分割围歼。经1小时激战,我军共歼敌25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

此次作战,首次伏击制胜的关键是引而不发、避强击弱,第115师第343旅在充分正视敌强我弱差距基础上,以清醒的头脑和极强的隐忍力隐蔽待机,面对敌精锐部队不激进、不盲动,而是果断抓住日军主力远离、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的有利时机迅速猛击,避强击弱,一击必胜;而后面对付日军的精锐第40旅团的强劲回援势头,避敌锋芒,主动撤离。再次伏击全胜的关键是出敌不意、出奇制胜,“用兵之法,贵在不复”,但广阳伏击战打破常规用兵原则,第129师充分利用日军思维定势,不按常规出牌,两支部队时隔一天在同一地区对敌实施伏击作战,既果断大胆又出敌不意,以不可思议的突然性让敌毫无准备、仓皇应对。

八路军在广阳地区的两次伏击作战,有力打击了西犯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不得不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继续西犯,迟滞日军行动一周之久,有力掩护了娘子关地区国民党友军的安全撤退,也为保卫太原争取了时间。

史说新语

红军抢修白龙江畔栈道

■王云山

1935年9月中旬,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从四川巴西地区出发,经甘肃俄界向腊子口进发。当部队行至甘肃境内的瓦藏寺(即旺藏寺)附近时,遇到长征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险阻——悬崖栈道。这些栈道是在崖壁上凿孔插桩、铺设木板而成,行走其上险象环生,脚下便是奔涌的白龙江水。更严峻的是国民党军队为阻挠红军北上,已将原有栈道悉数破坏,使其无法通行。

红军总部立刻命令工兵连火速修复栈道,确保大部队顺利通过。接到命令后,工兵连连长王耀南立即带队勘察地形,制订修复方案。随后,全连官兵被编成多个突击队:一个队专门清理岩孔中的残桩,一个队负责打入新木桩,其余几个队则集中力量铺设木板。

刚走出茫茫大草地不久的战士们,体力没有完全恢复,面对修复栈道的紧急任务,他们毫无怨言,立即投入到任务中。不到7个小时,工兵连就把通往瓦藏寺的3段栈道修复完毕,使部队得以顺利抵达寺庙附近进行短暂休整,而后继续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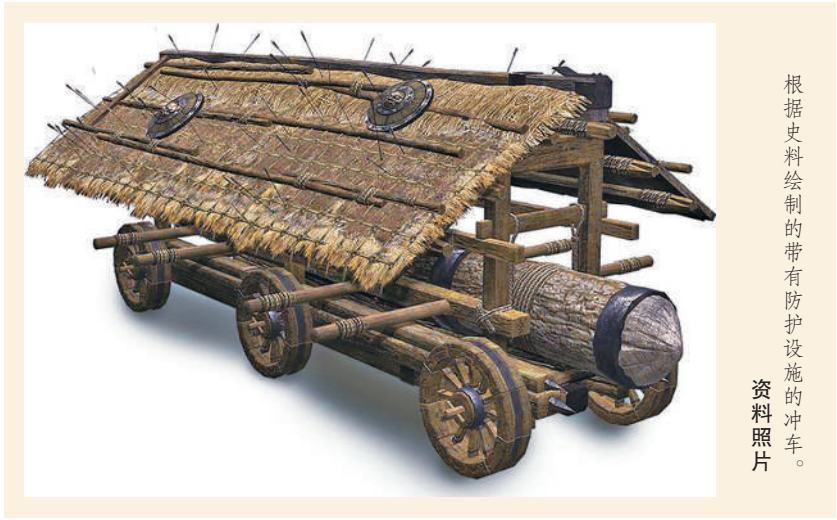
行军途中,红军发现通往麻牙寺的必经之路——几处栈道和横跨白龙江的数座木桥均遭敌人严重破坏,修复工作面临极大困难。为争取宝贵时间,工兵连官兵立即投入紧张的抢修任务。在筹集木料时,虽然瓦藏寺内储存着大量木材,但总部明令禁止动用寺庙任何物资,甚至连寺院院内和周围山上的树

木也不准砍伐。战士们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分散各处向当地群众购买木料。这一做法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信赖,部分藏民主动提供帮助。

修复栈道期间,工兵连战士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面对意想不到的危险。施工中,排长李景富和几名战士遇到一道陡峭的崖壁无法打桩,战士们多次尝试攀爬都滑了下来。李景富见状,独自冒险攀爬。他将身体紧贴崖壁,手脚并用,终于成功登顶并打入木桩。就在他铺设木板时,脚下的石头突然松动,他坠入湍急的白龙江中。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悲痛不已。然而,1个小时后,水性极佳的李景富竟抱着一块木板漂流数里后安全归来。

为加快修复进度,工兵连战士们集思广益。朱民新、陈三正和张立青3位江西萍乡籍战士,发挥参军前做篾匠的特长,创造性地设计出“吊桥式”栈道,大大减少了打桩数量,显著提高了施工效率。经过连续奋战,工兵连成功修复了白龙江畔的几处栈道和木桥,保障了大部队顺利通过。此后,他们又跟随主力部队突破腊子口天险,穿越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最终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如今,白龙江畔的古栈道和木桥已被现代化公路和桥梁取代,但红军当年抢修栈道的英勇事迹仍在当地广为流传。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红军战胜自然险阻的顽强意志,更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严明的纪律和非凡的智慧。



根据史料绘制的带有防护设施的冲车。资料照片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城门因其特殊地位,成为城池攻防战中攻守双方争夺的焦点。作为城池出入口,城门结构相对城墙更为薄弱,自然成为攻城方的首要攻击目标。为有效突破城门防御,古人发明了多种撞击类器械。有意思的是,守城方也会巧妙利用这类器械,转而破坏攻城方的云梯、临车等器械,形成“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技术对抗。

冲车作为撞击类攻城器械的典型代表,其雏形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当时,攻城士兵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直接肩扛撞木冲击城门。随着春秋时期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古人创新性地将撞木与战车相结合,由此发展出最早的冲车形制。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两种冲车典型结构:一种是在车首安装方形撞头,由士兵推车撞击;另一种是在轮式底盘上固定多根绑成一捆的大木,通过增加重量来增强冲击力,其中一根大木头伸出车首作为撞击部位。《墨子·备城门》记载的“攻御十二法”将冲车纳入攻城战术体系,足见其重要性。战国时期,冲车顶部加装了覆盖多层生牛皮和铁叶的防护结构,能有效抵御箭矢、落石和火攻。这一基本形制延续至宋朝,其间虽有对冲车尺寸、材质等局部改进,但未出现实质性创新。比如,汉朝时期,古人通过在撞锤头部包铁来增强破坏力。《通典》记载的唐朝冲车“以八轮车载巨木,以铁叶裹其首”,体现出冲车大型化趋势。宋朝《武经总要》描述的冲车,“外蒙牛皮,络以铁叶”,“以四轮车架梁,悬巨槌于梁中”,则主要强化了防御系统。在实际作战中,冲车若使用得当仍具强大威力。公元546年,东魏丞相高欢率军围攻西魏玉壁。攻城期间,高欢采用冲车集群强攻,“车之所及,声震天地,城壁尽摧”。虽然西魏守将韦孝宽通过“随壁立木栅”的动态防御策略最终守住了城池,但冲车展现的破坏力确实令人震撼。

守城作战中同样会使用撞击类器械,相比攻城用的冲车,其结构要简单得多。从古代典籍记载可见其发展脉络:战国《墨子》记载的“悬门沉机”,即在城门洞顶悬吊撞木,以砸击破门而入的敌军及其攻城器械;西汉《淮南子》描述“悬

巨木雷动震城垣——中国古代撞击类攻守城器械

■曹波

冲槌于城壁,引索撞之,梯折车毁”;唐《通典》则记载“悬巨木槌于架,挽索四摆,悬梯首则折”。这些记载表明,守城时通常是在城上设置固定锤架,通过绳索悬挂巨型撞锤,由士兵拉动撞击目标。宋朝时期,这类器械得到显著升级,发展出“撞车”这一新型器械。《武经总要》守城篇中记载:“撞车上设撞木,以铁叶裹其首,遂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实现了从固定式到轮式可动式的重大改进。据该书描述,这种器械是在四轮台车上两侧各竖一根巨木作为支架,顶部连接横梁,梁下悬挂大型撞锤,既可摆动撞击又可机动防御,且这种轮式撞车既可用于守城,也可用于攻城。

明朝以后,随着火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传统的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冲车等攻守城器械,由于难以抵御火器的猛烈攻击而逐渐丧失了战场作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庆祝北平解放的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游行队伍。资料照片

在北京天安门西侧约17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历经百年岁月构筑的钢铁丛林,这便是首都钢铁公司旧址。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工人在我党带领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抗争,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

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为石景山钢铁厂,始建于1919年,最早是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北平沦陷后,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落入侵略者魔爪。1938年4月,日伪兴中公司正式接管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将其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疯狂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日本侵略者,对石景山制铁所进行大规模扩建,强行将厂区周围2.5万亩土地圈占为工厂用地,并用铁丝网实施封闭管理。在圈地过程中,大量民房被拆毁,整村整庄被夷为平地,数以千计的青壮年被强征为劳工。中国工人被迫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遇赶工期时甚至需连续工作36小时。侵华日军奉行“以人换铁”的残酷政策,导致工程事故频发。为长期掠夺中国资源,侵华日军在占领石景山制铁所之初就对工厂实施军管,组建了配备轻重机枪的武装防卫队,肆意残害中国工人的暴行不胜枚举,致使整个厂区沦为了一座暗无天日的集中营。

日寇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中国工人的顽强抵抗。工人们最初以消极怠工、暗中报复日本监工等方式进行反抗,但

首钢园的抗战往事

■沐宸孙杰

药,成功摧毁两座炼焦炉。此次行动使日军焦炭产能骤降40%,直接影响了华北日军的武器弹药生产。

194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加紧对中国钢铁资源的掠夺以补给战场需求。7月13日,日本驻华使馆向石景山制铁所下达“生产加强旬”指令,要求日产生铁达到380吨。然而,当时工厂生产状况极差,两座大型高炉效率低下。为完成指标,日本当局在各生产环节安插宪兵、警备队员及监工,日夜监视工人进行高强度劳动。

面对压迫,中共地下党领导工人采取“泡”“毁”“走”三字诀展开斗争。所谓“泡”,就是监工在场时装模作样干活,离场即休息。“毁”,即故意使用100斤以上的大块矿石延长冶炼时间,或打乱上料程序使其怎么炼也炼不出铁。“走”,是指在“生产加强旬”期间,工人设法逃走。

这一斗争,破坏了日本当局“生产加强旬”的计划,最后只完成了指令的55%。8月1日至10日,石景山制铁所又组织了第二次“生产加强旬”,然而也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全旬生产目标为6930吨,实际只完成了53%。此后,制铁所当局又组织了数十次“生产加强旬”,但均告失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工人们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出

铁计划,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侵华日军第27师团下令“彻底毁灭制铁所”。中共地下党提前获知情报,组织工人抢在日军行动前关闭高炉主阀门,使一号高炉铁水未完全凝固,保留了修复可能。随后,石景山制铁所被国民党政府接手,并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厂。在国民政府接收期间,白振东领导“反饥饿罢工”,挫败国民党军拆迁设备的图谋。1948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景山钢铁厂。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1967年,经冶金工业部批准,石景山钢铁厂正式更名为“首都钢铁公司”(简称首钢)。2010年,随着3号高炉熄火时爆发出的最后一股浓烟的升起,首钢在北京城区的所有涉钢系统全部停产,历经90余年历史沧桑的钢铁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今,昔日的“十里龙烟”已华丽转身为首钢工业遗址公园,成为融合冬奥元素、文创产业的城市新地标。园区内保存完好的高炉群遗址,不仅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更铭刻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工人阶级在钢铁战线上顽强抗争的光辉历史。



资料照片